

蓮宗祖師傳略

莲宗祖师传略

净莲学社敬印
(结缘品)



前 言

九八年冬，末学正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净宗大德——北京黄念祖居士的讲话文集，从磁带录音中听到，黄念老特别指出：昙鸾、道绰两位净土宗大德，对于净土宗的弘扬，贡献很大，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们的著作很早便失传，流散到海外，国内人士很少见到，自然对于他们的事迹也少有了解。幸好！改革开放以后，两位大德的著书相继传回国内，人们得才得以了解。但遗憾的是，两位大德因为后世少有人知，所以在历代的《莲宗祖师传》中，一直未被列入其中。在净宗的传承上，一贯把善导大师列为二祖，其实应该把昙鸾大师列为第二祖、道绰大师列为第三祖，而善导大师排在第四祖，以后再出莲宗祖师传记时，应该弥补这一遗憾……

听了黄老的这些话，末学当时特别上心。不曾想，没过两天便有两位素未相识的北京居士找到末学，并一见如故，他们正打算出《莲宗十祖传略》一书，更想请“专业人士”审核修正……末学一听便感到“缘分来了”，于是把二天前听黄念老磁带录音的事告诉了他们。结果一拍即合，他们请末学重新整理《莲宗祖师传略》，以此书来激励末法修学净宗的广大同修道友，能以各位祖师大德为榜样，精进修行，早生净土。于是，我应允了下来，

并着手于文字资料的汇集。其间，偶然又喜获各祖师画像（只缺了道绰大师像），于是加入此书，使之更加圆。

对于《莲宗十祖传略》这本书，乃大清道光年间，悟开法师所作。对于此本，早有印光大师指出不足。因为此书只收录了十位祖师的事迹，而漏缺了蕅益（智旭）、截流（行策）这两位大师。因此，依印光大师的倡议，把这两位大师列入了祖师之列。又自印光大师的出世，后人公认地把印光大师也列为祖师。所以至今都以十三祖为准。

至于接受黄念祖大德的建议，列昙鸾、道绰二师为二祖、三祖，以下顺沿。一来，黄老乃当代净土宗修有成就的生西大德、金刚上师；二来，通过对两位大师的了解，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慧远大师对昙鸾大师的影响；昙鸾大师对道绰大师的影响；以及道绰大师对善导大师的影响，才导致了自善导大师起，净土宗在中国的广泛弘传。所以，四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系，这也正符合了我们编辑此书的初衷。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参考了悟开的《莲宗十祖传略》、印光大师鉴定、如岑法师编辑的《思归集》、魏磊先生辑著的《净宗法语大观》、中国佛教协会编辑的《中国佛教》第二册等书。

由于编辑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还希四方道友多多指正！

惭愧末学：慧莲
一九九九年元月于京

莲宗祖传略目次

一祖	慧远大师	(1)
二祖	昙鸾大师	(7)
三祖	道绰大师	(11)
四祖	善导大师	(14)
五祖	承远大师	(19)
六祖	法照大师	(21)
七祖	少康大师	(26)
八祖	永明大师	(28)
九祖	省常大师	(32)
十祖	莲池大师	(33)
十一祖	藕益大师	(38)
十二祖	截流大师	(41)
十三祖	省庵大师	(43)
十四祖	彻悟大师	(45)
十五祖	印光大师	(48)

一祖 慧远大师

慧远大师（334—416）俗姓贾，山西雁门（原平县崞阳镇东）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幼即好学。十三岁时随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等地。大师博学于儒、道诸经，深得儒学与玄学的真谛。二十一岁时，本打算渡江到南昌从学于名儒范宣子，正值战乱，去南方的路梗塞不通，虽有志而不能。当时，著名高僧道安大师，建刹于太行、恒山，弘法利生，名闻遐迩。于是，大师携弟弟慧持一起前去求学。因闻听道安师讲解《般若经》，而豁然开悟，感叹：“三教九流的学说，都如同糠秕一样。”于是与弟弟慧持一起，落发为僧，发洪誓大愿，以续佛慧命为己任。由于他勤诵精思，昼夜研习般若经典，所以对于佛教大乘般若思想深有心得，并经常登上讲坛说法，听众无不悦服，因此也颇得道安大师所赏识与器重。道安大师曾赞他“佛教能在中国进一步的传播，就在你慧远了！”

大师二十四岁时便开始讲经说法，听众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常常能引《庄子》的言说来连接类比，以相应的概念来解释佛理，使听者豁然解悟。由于他能于讲经时施善巧方便，于是老师道安大师特许他可以引用佛典之外的书籍来比附说明佛理。

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大师欲随道安师避恶离乱，被

困于襄阳。道安大师决定解散诸徒众，各自散去。临别前，各随从弟子皆被道安师教诲、叮嘱，唯独没有对慧远师说一句话，于是慧远师跪请：“独我没有接受您的训教，我怕老师把我当例外？”而道安大师告诉他：你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于是，道安大师与道立等少数弟子，一起前往长安城。而慧远师及慧持、昙邕等人一起去荆州，并留居于上明寺有五年之久。

襄阳分手时，慧远师本与同门道友慧永约好到罗浮会合的，所以五年之后，慧远师又沿扬子江南下。到了浔阳，见庐山如此秀丽、清静，便以为可以做息心敛影的修行之处。于此同时，又不期而遇慧永。慧永法师因受郡人陶遮挽留，所以早已于此留住多时，并筑西林寺居之。闻听慧远师到此，不胜欢喜，并挽请慧远师一同入山，相看庐山东麓地势。慧远师以杖杵地说：“如有缘，此处可以住下，被杵之处就当喷出泉来。”言毕，果然有泉水应声迸出，涌浚成溪。于是慧远师决定住下，并筑茅为庵，称作“龙泉精舍”。过了不久，九江地区遭遇大旱，慧远师来到泉池边，虔诵《海龙王经》，忽见神龙从池中腾空而起，随即大雨倾注，令大旱之年反成丰收之年。因此因缘，“龙泉精舍”也得名“龙泉寺”。

东晋太元九年，慧远大师是年五十一岁。其德高望重，早已声名远扬。前来求法者也渐众，因为开讲《涅槃经》而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材木，雷雨辟地。慧永法师告诉江州刺史桓伊说：“慧远公宏道，使得徒众越来越广，来求法者也越来越多，住在我这西林寺，又小又不方便，是

否可造一个大的寺院，你看如何？”桓伊闻听有灵瑞显现，便大生崇敬之感，于是奏明上方，建立东林寺于庐山东麓。东林寺大殿称为“神运殿”。

慧远大师神貌威严，容正方棱，凡是见过其容的人，无不油然而生起敬畏之心。曾有一僧人，打算供养大师用竹做的如意杖，入山寺住了好几天，竟不敢呈见，最后悄然而去。又有一名叫慧义的法师，一贯刚愎自负，没有肯服的人。来到东林寺，没等上山就对慧远大师的弟子慧宝说：“你们诸位都是庸才，才推崇你们的师傅，今天让我试试，看他如何？”当他进寺时，正值慧远大师讲解《法华经》，他就想用问问题的方式来难住大师。没想到，每每当他要提问的时候，由于心有余悸而汗流夹背，竟不敢提问，出来后对慧宝说：“此公真是了不起！伏物、盖众也是如此！”

殷仲堪任荆州地方官时，路过寺院前来敬见大师，两人一起来到溪边松下，共谈《易经》之道，一天下来竟不知疲倦。殷仲堪感叹道：“大师智识深明，实在难能可贵！”后来，晋室重臣桓玄征讨殷仲堪，也带兵路经庐山，要求大师出山见他，大师称有病不见，于是桓玄亲自入山见大师。桓玄的部下对桓玄说：“当年殷仲堪进山见慧远是行大礼，您就不必也象他那样也敬见慧远了。”桓玄回答：“岂有此理，仲堪本来是个死人，他能跟我比吗！”于是去见大师，但也不自觉地向大师行屈膝礼。桓玄依《孝经》之理讨教于大师：“身体发肤，都是父母所生，不敢毁伤，否则不孝，僧人出家何以要剪削头发呢？”大师也以《孝

经》之语对应：“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孝之终也。”恒玄称“好！”于是本还想问的也不问了。博得了恒玄的敬佩之后，接着就征讨殷仲堪之事，求教于大师。大师不予回答。恒玄又问大师是否对自己有什么希望？大师以超然的态度说：“希望你也能象殷仲堪一样，做个施主。”等恒玄出了山，对自己的部下讲：“慧远大师，实在是我生平所未见过的！”恒玄后来得了势，想请慧远大师出来当官，遭到了谢绝。当时，朝中曾就僧人要不要礼敬帝王之事展开过争论，恒玄由于听从了大师的意见，立“僧人不必礼敬旁帝王”的条例。这在中国佛教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每逢西域有僧人、大德来中国，慧远大师定要恳侧问讯。鸠摩罗什大师（中国四大译经师之首）在关中译经时，慧远大师曾致信通好，二人书信往来，讨论佛法奥义，各相钦慕，并且互赠衣物、偈赞等类。许多外国僧人也都说中国有高僧，经常焚香礼拜，向东稽首，钦仰大师之德。可见大师威名远扬。大师也有感于江东地区佛法之衰，曾遣人西行取经，历经长期的跋涉，请来诸多梵文经典，组织翻译、流通。

安帝元兴元年，大师在东林寺创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净土宗道场——白莲社，设坛立誓，求生弥陀净土。为使修行精进，凿池种莲花，木刻十二叶莲花立于水中，随波旋转，分别刻上昼夜时分，作为念佛修行的时间表。当时，加入莲社的有一百二十三位名士大德。慧远大师对他们讲：“你们能来此修行念佛，不就是为了往生极

乐世界吗！”于是令莲社中设西方三圣像，并让刘遗民居士作《往生发愿回向文》刻于石碑之上。王乔之居士等作《念佛三昧》诗，大师为此亲自作序说：

“功高易进，念佛为先，自心本来是佛，只要念佛，不间断到一心不乱，自心与阿弥陀佛打成一片，此时自心即是净土，自性即是弥陀，念到此境界便能了生脱死、出六道轮回。念佛即便不能大彻大悟，也能往生净土，因其愿与阿弥陀佛本愿感应道交。所以，念佛求生净土，是修行的最上法门……”

大师自入庐山定居于东林寺以来，三十二年间，最初的十一年里，曾三次念佛面睹西方极乐圣境，但并未予人说。晋义熙十二年七月三十日晚，大师于般若台上坐禅入定，亲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之中有诸化佛显——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正如《十六观经》所言之相。阿弥陀佛告师说：

“我因为本愿的力量，前来告慰于你，你当在七日后，往生到我极乐世界国刹。”

当时大师也见到了莲花社的同修中，先于他往生的佛驮耶舍、慧持、慧永、刘程之等人，都在佛的两侧。这些人都向大师顶礼问：“大师您发愿最先，为何来的却比我们晚呢？”

出定后，大师把境中所见告诉了弟子法净、慧宝等人。“我自从住居东林寺起，十一年来，曾三次见到阿弥陀佛，今天又见到了，我肯定要生净土了！”又说：“七日

之内，我就会往生了。”于是大师向弟子制定了遗诫：

“我已知道了要走的日子，这么多年来在此庐山随缘消业，自以为毕竟到了出头之日，所以我要绝迹外缘，以求达到往生的志愿……等我往生后，你们要把我的骨骼埋在松林下，以山岭为坟，与土木同状……我以虔诚之心往生，就是为报佛世尊之恩，要帮他一起弘法利生。”

弟子们听得此话，无不悲痛。大师因为世情难割，于是打算暂留七日。圆寂前示疾，有大德长老请求他以豉酒来治病，大师说：“戒律上没有这一条，不许！”。于是又请他喝米汤，大师又说：“过午不食，现在已经过中午了。”所以不喝。于是又有人端来蜜水请他喝，大师又让弟子们查查看戒律条文是否有禁令。律文还没查过半卷，大师已经悄然而逝了。仅从此处，足见大师之慈悲，临往生前还要示疾，以此形式教诲众弟子们。

大师往生后，弟子们与浔阳太守阮侃一起，把大师的躯身举葬于西山岭，累石为塔。谢灵运居士为其建碑，以铭遗德；张野居士作序，宗炳法师又立碑于东林寺门前。

慧远大师历朝被封的谥号有：庐山尊者、鸿胪大卿、白莲社主、辩觉大师、正觉大师、圆悟大师、等遍正觉圆悟大法师。

慧远大师著书有：《大智论要略》、《不敬王者论》、《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明报应论》、《辩心识论》、《法性论》、《沙门祖服法论》、《释三报论》、《佛影赞》等。

二祖 昙鸾大师

昙鸾大师（476—542），南北朝时代北魏弘传净土教的一位高僧。

大师生于今山西大同一的雁门（唐迦才《净土论》作并州汶水人）。因家近五台山，从小便常听有关文殊菩萨灵异的传说。十余岁时，即登山访寻，备见佛教遗迹，心里非常感动，于是出家，广学内外经典。大师对于龙树一系的《智度论》、《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四部论及佛性之义的研究，特别有所心得。

后来，大师读《大集经》，感觉到经中的词义深奥不易悟解，即着手写作注释，写了一半多，忽然得了气疾，暂时停笔。于是出门寻医疗治。到了汾州，一日忽见天门洞开，其气疾顿然也好了。于是又想继续写作，但此时已深感到生命之短促，如果不获长年，便难完成一切志愿。听说江南隐士陶弘景精研神仙方术，学问渊博，远近推重，即南游相访。

当时江南梁朝对于北人入国是不轻易容许的。昙鸾到了梁都建康（今南京）之后，经过官府的勘问并得引见梁武帝。武帝知道他并不是北朝的奸细，即请入重云殿和他谈论佛性的深义，大师的见解很受梁武帝的赞许。

当时陶弘景住在句容的茅山，深受梁武帝的尊敬，时

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昙鸾在建康先写信给陶弘景说明来意，表示愿从他学习仙术。陶弘景也是早慕昙鸾的高名，接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欢迎。昙鸾到茅山后受到陶弘景殷勤的接待，不久即授与《仙经》十卷。昙鸾即携经辞还北魏，欲往名山如法修炼。归途中路过洛阳，遇见北印度三藏法师菩提流支，即向流支叙述自己的愿望，并问他佛法中有没有胜过此《仙经》的长生不死之法？菩提流支告以《仙经》比不上佛法，并且仙术也不能长生。即以《观无量寿经》授给他说：“这是大仙方，依此修行，便能解脱生死。”昙鸾受了这一番教化，即把随身所带的《仙经》烧掉。从此精修净业，自行化他。

因大师精通佛学，四众钦佩，逐渐得到广大信众的皈依。东魏孝静帝也尊称他为“神鸾”，并敕住并州大岩寺（故址在今太原）。大师晚年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又时常到介山（今介休县绵山）之阴集众念佛，后人称其处为“鸾公岩”。

大师为唐净土宗集大成者，奠定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大师也是著名“四论”（《中论》、《百法名门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学者，所以后世且尊称他为“四论宗之祖”。

东魏兴和四年（542），大师示疾，临终诚言于众：“劳生役役，其止无日，地狱不可不惧，净业不可不修。”于是令众弟子高声念佛，自己向西顶礼而去。在场大众闻听天乐西来，长时间鸣响于空。大师往生于平遥山寺，时年六十七岁。魏主孝静帝敕葬于汾西泰陵文谷，营造砖

塔，并为其立碑。

昙鸾大师的著述，根据《续高僧传》卷六及《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九等所记，共有十种。其中，《大集经疏》现已不存。《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调气方》、《服气要诀》四种，似乎是同本异名的关于气功之类的医书。据《续高僧传·昙鸾本传》载，大师能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名满魏都，可见其在医学上的造诣。。大师的著书还有《礼净土十二偈》（《赞阿弥陀佛偈》）、《安乐集》（《略论安乐净土义》）、《净土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略论安乐净土义》。其中《往生论注》二卷，是对印度世亲菩萨《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的注解，上卷解释偈颂，下卷专释长行，其间随处可见大师的高深见解。其有“二道二力、名号为体、往还二向”等论义。这些都体现出昙鸾大师净土教的思想。

《赞阿弥陀佛偈》，有七言偈一百九十五行。是依《无量寿经》而赞咏阿弥陀佛及其净土的功德，所以又称《无量寿经奉赞》或《大经奉赞》

《略论安乐净土义》是用问答的体裁，把有关阿弥陀佛极乐净土的三界摄否、庄严多少、往生辈品、边地胎生、五智疑惑、渡与不渡、十念相续等问题，作总别九番的问答，并一一加以解说。

昙鸾大师的净土思想，完全表现于《往生论注》之中。他在《论注》的卷头即引龙树菩萨《十住毗婆沙论》说明菩萨欲求阿鞞跋致（即不退转法）有难行、易行二道。在

五浊之世无佛之时求阿鞞跋致名为难行道；但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由佛力住持入于大乘正定之聚名为易行道。这就是说，在无佛之世“唯是自力，无他力持”，难得阿鞞跋致，譬如陆路步行则苦，名为难行道。反之，乘着佛的本愿力往生净土，即依他力而得阿鞞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则乐，名为易行道。

昙鸾大师强调依佛本愿力，其思想根源于《无量寿经》。他在《往生论注》卷下说明阿弥陀佛本愿力的殊胜和修五念门以自利利他，可以速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要点在以弥陀如来为增上缘。以阿弥陀如来“四十八愿”中的第十一，第十八，第二十二、三大本愿为中心的他力本愿，发挥了弥陀净土教义的蕴奥。后来唐代善导大师所发挥的弥陀本愿论，就是阐述昙鸾大师此说的。

三祖 道绰大师

道绰大师，俗姓卫。并州（今山西太原）汶水人（迹才《净土论》卷下作并州晋阳人），是继承北魏昙鸾一系净土思想的大师。他十四岁时出家，对《大涅槃经》研究至深，曾开讲二十四遍。后于太原蒙山开化寺从慧瓚禅师（536—607）讲究空理，对禅学造诣亦颇深。

隋大业五年（609），大师到汶水石壁玄中寺。此寺为昙鸾大师所建，当他见到记载昙鸾大师念佛往生种种瑞应的碑文时，内心极为感动，于是舍《涅槃经》的讲说，转而修习净土法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观想礼拜、精勤不断，并为信众开讲《观无量寿经》达二百多遍，词旨明畅，辩才无碍。每当其讲经散席，大众欢喜赞叹，念佛的声音响彻林谷。大师所住的玄中寺属西河汶水之地，故后人又称他为“西河禅师”。

道绰大师每日自己念佛，以七万遍为限。并且大师广劝僧、俗信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以麻豆等记数，每称名一次便下一粒，念念相次，累积得数百斛。其中念佛最精进者，所念得的豆量有八、九十石，中等的念得五十石，最少的也念得二十石。

后来大师又教人作念珠，作为念佛数法。他还经常自己穿制念珠，送给四众，教他们称念佛号。教导信众不向

西方涕唾、便利，不背向西方坐卧……有些不信净土法门的人想对他加以毁谤，但一接触到道绰的风采，也都改容归向了。由于他热忱净土法门的弘化，当时晋阳、太原、汶水三县七岁以上的男女老少，都会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四月八日，大师召集僧、俗二众于玄中寺中，祝佛陀降诞，将欲舍命而未成。其后，太宗因文德皇后有病，曾驱车到玄中寺访道绰，供养祈愿。显见道绰当时德望之高（见《金石萃编》卷八十四林谔撰《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碑》）。大师七十岁时，忽然生出新牙，尤如童年，更加神气清健、容光焕发。弘讲净业，滔滔不绝。

贞观十九年（645）四月二十四日与道、俗二众告别。二十七日于玄中寺念佛往生，其间众人皆见阿弥陀佛及诸菩萨住于空中，天花如雨下。大师入寂时年八十四。

道绰大师的著作，现存的有《安乐集》上下二卷（道宣《续高僧传》的《道绰传》中误作为《净土论》）。此外日本的《东域传灯目录》，别出他的《观经玄义》一卷，现已不传。

道绰大师净土学的特色在于重视经证。他在《安乐集》的卷首就说：“此所引用的经律论释，多至四十余部。”足见大师对于经、律、论三教所学博深。道绰大师主张：教法应该和时机相应，修福忏除罪障，并认为念佛一门最为应机。他把佛的教法分为圣道、净土二门。圣道门非末法钝根众生所能悟证，只有净土门简要易行，乘佛的本愿